



法国义侠 亚森罗平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法国义侠亚森罗平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张直刚·米 宁 译

SBP19/01

MAURICE LEBLANC
Arsène Lupin, gentleman cambrioleur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et Claude Leblanc
1963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李欣

法国义侠亚森罗平
Faguo Yixia Yasenluoping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张宜刚 米宁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86·印张 7 插页2·字数13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7,301

统一书号：10093·785 定价：1.55元

ISBN 7-207-00026-X/I·7

目 录

1	被捕	1
2	在狱中	21
3	越狱潜逃	49
4	神秘的旅客	78
5	王后项链	101
6	“红桃7”计划	126
7	安佩尔夫人的保险箱	176
8	黑珍珠	193
9	福尔摩斯来迟一步	213

被 捕

多么离奇的旅程啊！旅程开始是那么美好！对我来说，倒也从没有就此认为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普罗旺斯”号是一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航速快，舒适，船长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那些有身分的上流社会人士聚集在一起，不时组织一些歌舞节目。大家兴趣盎然，颇有置身于世外桃源之感，又好似身处无名孤岛之上，因此，使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前一夜大家彼此还互不相识，这些天来却亲密地共同生活在广袤的蓝天和茫茫的碧海之间，一起向怒海，向恶浪，向那好似沉睡实则平静中潜伏着危险的海水挑战。你可曾想到：在这样一群人中间竟会出现怪人怪事！

说到底，这就是生活。不管它是风风雨雨，还是波澜壮阔，也不管它是平庸无奇，还是绚丽多

彩，都将化为某种悲剧的缩影，也许因此人们似乎在旅程开始之时就预见到它的结局，抓紧时间，尽兴地品尝着这次短暂旅行的快意。

但是，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横渡大洋的旅行更加激动人心了。人们自以为离开了陆地就全都解脱，变得无拘无束了，然而这个漂流着的小岛仍然没有摆脱人所居住的世界。人际的联系仍存在着，在茫茫的大洋上，渐渐地断开了；在茫茫的大洋上，又渐渐地联系上了。这就是无线电波！人们能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呼唤中获到各种信息。这一发明使人们不再谈论用导线来传递秘密信件了。有人说这一新鲜奇迹的出现，全靠风老爷的翅膀帮忙，这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富有诗意。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感到从遥远地方有一种声音在伴随着我们，甚至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不时地有人凑近某一位旅客的耳朵低声细语，告诉从海岸那边发来的祝愿话语。有两位朋友同我说话。还有十位、二十位朋友通过太空向我们大家发来了悲喜交加的告别情意。

然而，到了第二天，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当客轮行至离法国海岸500海里处，电波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信息：

“亚森罗平已登贵船一等舱。此人棕发，右前臂有伤疤，无伴，化名R……”

正收到这里，阴森的长空一声巨雷轰响，电波

突然中断，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下文。亚森罗平用来隐身的化名，只知道第一个字母。

要是别的什么消息，我毫不怀疑，邮电局职员以及客运主任和船长定会严格保密的。但是这次事件似乎要求人们要谨慎对待。很快，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名鼎鼎的亚森罗平就藏在我们中间。

亚森罗平就藏在我们中间！几个月来，各家报纸都在谈论这个难以擒获的侠盗的英勇壮举！这是个高深莫测的人物，我们最优秀的警长即那位老谋深算的加尼马尔与他进行过殊死的决斗，决斗的情节跌宕起伏并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亚森罗平是个充满幻想的江湖豪侠，他在权贵的城堡和巨富的沙龙里作案。有一个夜晚，他潜入肖尔曼男爵家，又空手离去，同时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如家具换成真品，侠盗亚森罗平将再次来访。”

亚森罗平是个善于乔装改扮的千面人：汽车司机，男高音歌手，赛马场赌徒，富家子弟，青春少年，龙钟老汉，马赛城的旅行推销员，俄国医生，西班牙斗牛士，都可随机而变，得心应手！

大家应细致体察一下这样一个情况：亚森罗平就在一艘横渡大西洋客轮的这个小天地里活动，我还能说什么呢！是的，他就这一等舱的小角落里，在这饭厅里，在这客厅里，在这吸烟室里来来往往！也许此公就是亚森罗平，也许那位……我的

同桌餐友……我的同舱旅伴……。

“这种紧张局面还得熬上五天五夜呵！”内莉·恩特丹小姐在第二天大声说道，“实在受不了！真希望快把他捉拿归案。”

她又对我说道：

“喂，安德雷齐先生，您跟船长的关系打得火热，难道会一无所知？”

为了讨好内莉小姐，我真想告诉她些什么！世上就有那么一些光彩照人的美人，只要有她们在场，就立即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她们艳丽的容貌如同她们的财富一样，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她们的四周总围着一群献殷勤的奉承者，虔诚的崇拜者，热烈的拥护者。内莉小姐称得上是这一类花团紧簇的美人。

她是由一位法国母亲在巴黎抚养大的，现在前去见她的父亲——芝加哥的鉅子恩特丹。陪伴她的是一位女友吉尔兰女士。

一开始，我就想主动凑上去调情。我们在旅途中很快就混熟了，她的魅力立即使我神魂颠倒，当她那对又黑又大的眸子同我的眼睛相遇时，我会成为她调情的对象而受宠若惊。然而，她对我的敬意只怀有某种好意。她对我逗乐的玩笑话往往付之一笑，而对我说的趣闻轶事却显得满有兴味。她向我表示了一丝朦胧的好感，这似乎是对我献勤的回报。

也许有一个对手使我深感不安，这是一个相当

帅的小伙子，他风度翩翩，言谈谨慎，比起我那巴黎人“外向”的举止，有时她似乎更加喜欢此人沉默寡言的仪态。

正当内莉小姐向我提问之时，他也参加到围着她转的恭维者的行列。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甲板上的摇椅里。昨夜的暴风雨使天空变得分外晴朗，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

“我不知道确切的消息，小姐，”我回答道，

“但是，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来调查一番，并且干得同亚森罗平的夙敌——老加尼马尔一样出色？”

“噢！噢！您好能耐呀！”

“此话怎讲？问题有这么复杂？”

“非常。”

“那是因为您忘掉了，我们已经掌握解决此问题的要素”。

“什么要素？”

“第一，亚森罗平改名为R……先生。”

“这令人有些难以捉摸。”

“第二，他独自旅行，身边无伴。”

“如果单单如此也倒好办。”

“第三，他一头金发。”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我们只要查验旅客的名单，并采取除名淘汰法进行筛选。”

我从口袋里取出这份名单。

“我先标出，只有十三个人的名字的首字母引起我们的注意。”

“只有十三个人？”

“是的，乘一等舱的旅客。在这十三位R……先生中，您能确定其中九位有妻子、孩子或佣人陪同的，余下只有四位是单身一人：拉韦当侯爵……”

“大使馆的秘书，”内莉小姐插话说，“我认识他。”

“拉夫松少校……”

“他是我叔叔，”有人插话道。

“里沃尔塔先生……”

“在，”一个意大利人应道，他长着一脸漂亮的浓黑胡须。

内莉小姐哈哈笑了起来。

“先生就缺那头金发。”

“那么说来，”我又开腔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名单中最后一个定是罪犯。”

“您是说？”

“我是说罗塞纳先生。有谁认识罗塞纳先生？”

没有人答话。于是内莉小姐向那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发出质问，此人形影不离地伴在她身边使我大为苦恼。她对他说：

“怎么啦，罗塞纳先生，您为何不回答？”

大家的眼睛向他转去，他一头金发。

我得承认，在我心灵深处发生了微弱的一震。沉默使大家局促不安，都有一种负重之感，这使在场的其他人也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再说，这位先生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一点能让人怀疑。认定是他，真太荒谬了。

“我为何不回答？”他说，“因为考虑到我的名字，我孤身一人旅行以及我头发的颜色，我已经作了类似的调查，并已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我主张：我应该被逮捕”。

他说这些话时有点怪模怪样。他那薄薄的嘴唇活象两撇不可弯曲的线条，此时显得更薄、更苍白了，眼睛布满了血丝。

他显然是在开玩笑。可是他面部的表情，他的神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莉小姐天真地问道：

“不过，您没有伤疤？”

“说真的，就是缺个伤疤，”他说。

他神经质地举起袖子，露出了胳膊，在我的脑海中立即闪出一个想法。我和内莉小姐四目相撞，交换了一下眼色：他让人看的是左臂。

我敢担保，我马上就会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一点，可正在此时，一桩意外事件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内莉小姐的女友——吉尔兰小姐跑着过来了。

她神色惊恐慌张，大家赶紧围了上去，她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的首饰，我的珍珠！……全给偷光了！……”

不，没有全偷光，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奇就奇在：偷是有选择的！

窃贼从钻石首饰，从圆形红宝石耳坠，从项链，从断裂的手镯抠下的不是最大的宝石，而是最精美最贵重的宝石，这就是说，是一些价值昂贵而又最容易藏匿的宝石。托座就扔在那儿，扔在桌子上。我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看见这些已剥去宝石的空托子犹如花朵被扯掉艳丽夺目五彩缤纷的花瓣而只剩下花蒂一样。

作案必须在吉尔兰女士取茶的时刻才能进行，还得在大白天，这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撬开舱门，找一个能任意藏在帽盒底部的小袋，还要打开，还要进行挑选！

这桩失窃事件一经公布于众，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在旅客中只有一种意见：定是亚森罗平干的。而事实上，这正是他惯用的作案方式：复杂、神秘，不可思议，然而却合乎逻辑。因为要是拿走整个首饰，体积硕大，势必难以窝藏，如果只是珍珠，祖母绿，蓝宝石之类互不相连的零星小珠宝，麻烦就会微乎其微了。

晚餐的情况是这样的：罗塞纳左右的两个座席空着。晚上，人们获知船长曾召见过他。

他的被捕——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人人都感到舒了一口气，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天晚上，大

家玩耍，跳舞。内莉小姐尤其显得兴高采烈，象是在告诉我：如果说罗塞纳的恭维话开始时曾让她喜欢过，那么现在她已经把这些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被她优雅的风采征服了。至午夜时分，空中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我激动地向她表白了我的忠诚，她似乎没有显出不悦之色。

但是时至次日，当人们得知罗塞纳因控告证据不足而获释时，大家又慌作了一团。

他是波尔多一个大批发商之子，出示的各种证件手续完备。再说他的双臂都没有任何伤疤。

“证件！出生证！”罗塞纳的对立者们都大声嚷道，“可是，只要您想要，亚森罗平什么时候都拿得出来的！至于伤疤嘛，要么他压根儿就没受过伤，要么他给整掉了！”

有人提出异议说：失窃之时，罗塞纳已被证明正在甲板上散步。这些人又反驳说：

“象亚森罗平这号人，作案的手段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去偷窃？”

再者，且撇开种种奇谈怪论不说，有一个疑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排除的。单独一人旅行，金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是R，除了罗塞纳，有谁这三个条件全都具备。如果不是罗塞纳，电报指的又是谁呢？

午餐前几分钟，当罗塞纳鼓起勇气向我们这小集团走来时，内莉小姐和吉尔兰女士起身离开了。

这完全是出于害怕。

一小时以后，一张手写的便条在船员、水手、各个等级的旅客的手中传来传去：有谁揭发亚森罗平或者发现盗宝石的窃贼，路易·罗塞纳先生愿悬赏一万法郎，以资奖励。

“要是没有人帮助我同这个强盗作斗争，”罗塞纳向船长声言道，“看我怎么来治他。”

罗塞纳斗亚森罗平，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按照风言风雨的说法，是亚森罗平自己斗亚森罗平，这场斗争真够有趣的！

这场斗争持续了两整天。

有人看到罗塞纳左左右右的来来往往，混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四处探听。夜间，有人瞥见他在徘徊。

船长方面也开展了最有力的活动。“普罗旺斯”号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搜了个遍。他们毫无例外地搜查了每一个船舱，其藉口是无可辩驳的：失物不但可能窝藏在罪犯的舱内，而且也可能窝藏在任何别的地方。

“最终总会发现些什么的，是吗？”内莉小姐问我道，“不管他施什么魔法，也不能使钻石和珍珠隐没而变得难以觅寻。”

“是的，”我回答她说，“于是必须搜查我们帽子的夹层，上装的衬里以及我们身上的一切衣物穿戴。”

我有一架柯达照相机，用这个9×12厘米的盒子，不停地给她照相，拍下了各种英姿。我一边指相机一边说：

“难道您没有想过，只要有一架不比它更大的相机，就有足够的地方来藏匿吉尔兰女士的全部宝石。人们装作取景，就能做得天衣无缝。”

“然而，我听说没有一个小偷在作案后不留下某种痕迹。”

“有一个例外，就是亚森罗平。”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只是想到偷窃，而且还想到可能会露出马脚的种种情况。”

“那么，请问高见？”

“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失掉时间。”

搜查的确毫无结果，至少可以说，搜查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把人镇住的目的：船长的手表又不翼而飞了。

船长震怒了，他倍加紧张，更严密地监视罗塞纳。第二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竟在大副的假领里找到了这块表。

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神奇色彩，充分说明亚森罗平的幽默感，他不但是一个窃贼，而且玩世不恭。他作案全凭兴趣，凭心血来潮，当然，也凭着好玩。此公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他导演一出戏是用来开心解闷，说不定他现在正跑到后台为自己导

演的戏妙计连珠，机关迭起而捧腹不止哩。

他显然属于这一号的表演家，当我观察到罗塞纳忧郁而烦恼的脸色，当我想到这个怪人可能扮演的两面角色，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某种钦佩。

然而，前天夜晚，值班员听到甲板的一个昏暗处传来呻吟声。他走了过去，看见躺着一个人，头上包着很厚的长围巾，双手被一条细绳子捆绑着。值班员把绳子解开，把他扶起来，并对他进行了照料。

此人正是罗塞纳。

事情发生在罗塞纳查访过程中，他遭到突然袭击，被打翻在地，身上钱物被抢劫一空，衣服上别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谨收到罗塞纳先生一万法郎，不胜感谢，
亚森罗平。

其实，被劫的皮夹里装着二十张一千法郎的大钞。

大家自然指责受害者是在演出一场自己打自己的苦肉计闹剧。但是他自己用此方式捆绑自己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名片上的字迹与罗塞纳的字迹也有天壤之别。相反，同船上找到的一份旧报纸上影印的亚森罗平的字迹比较，其相似的程度真能以假乱真。

由此看来，罗塞纳并非亚森罗平。罗塞纳就是罗塞纳，波尔多富商之子！亚森罗平的存在再一次

得到了肯定，其行径又是令人不寒而栗；

人人惊恐万状。大家再也不敢独自呆在舱内，也不敢冒风险去僻静之处了。为了谨慎起见，都找一些靠得住的人聚在一起。此外，出于一种本能的提防，即使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也出现了裂缝。威胁不是来自一个孤立的个人——无伴的旅客，要是如此，危险性倒还小一些。亚森罗平是……，现在谁都有可能。我们丰富的想象力赋予他具有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般的回天力。人们设想他顷刻之间就能乔装改扮成各种角色，时而变为可敬的拉夫松少校，时而变为拉韦当侯爵。人们的猜疑不再停留在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上，甚至猜疑到那些偕有妻子带着儿女和佣人的人。

第一批电报并没有带来任何消息。至少是船长没有向我们透露一点风声，如此滴水不漏只能使我们感到心中无底。

到了最后一天，人们好似度日如年，惶惶不安地等待大祸临头。这一次不再只是偷盗，不再只是单纯的抢劫，可能是一桩弥天大罪，一桩谋杀案。大家认为亚森罗平上两次的扒窃行为只是小试锋芒，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是客船的绝对主人，船上当局对他束手无策，只要他愿意，就能为所欲为，船上的一切财富和生灵都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我暗暗高兴，这是我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赢得了内莉小姐的信任。她经受